

乌蒙秋语

杨兴平

时光如水，夏日蝉鸣的余韵尚未消散，一缕清浅的秋风便悄然翻过季节的扉页。当最后一丝燥热消散于晨间的微凉之中，喧嚣热烈的盛夏便悄然落幕，沉静丰盈、温润内敛的秋日，循着乌蒙山的悠悠清韵缓步而来，在滇东北大地铺展开一幅明净从容的秋日画卷。

九月，秋风漫过山河，万象焕新，我与昭通的清秋温柔相逢。

高原之秋，从无萧瑟与颓态，唯有清宁和澄澈，自带山河笃定从容的风骨。晨起推开窗，大山包的凉风穿野而来，涤尽一城盛夏残留的燥热。长风掠过广袤无垠的高原草甸，拂过次第铺展、斑斓交织的燕麦田与荞麦地，裹挟着山野纯粹清冽的气息漫入街巷，沁人心脾。一夏积攒的浮躁与庸碌尽数消散，心底豁然清明，身心舒展安然。这份自然馈赠的清静，让人挣脱俗世纷扰，静观四时轮转、万物生息。

抬目远眺，秋日长空一碧如洗，澄澈通透，不染半分尘嚣。几缕闲云舒卷自如，悠然浮游于鸡公山大峡谷的黛色峰峦之上，无拘无束，静默安然。暖煦的秋阳倾洒而下，为陡峭嶙峋的山峦镀上了一层温润的金辉，冷峻的山河自此多了几分温柔。山风穿谷，无声来去，不扰草木，不惊尘俗。伫立高山之巅极目远眺，方知天地辽阔、山河恒久。人间种种焦虑执念、悲欢得失，在浩渺天地间不过转瞬云烟，唯山河静默、岁月悠长，教人习得谦卑自持、从容释怀。

昭通之秋最动人的气韵，正是“删繁就简三秋树”的干净与笃定。逐秋风漫游山野，满目皆是层层递进、次第铺展的秋韵画卷。彝良小草坝藏尽秋日盛景，秋风为林海泼墨着色，青松凝翠、红枫燃霞、黄桦镀金，斑斓的色彩铺满沟壑山峦，层林尽染，锦绣绵延。谷底的清溪紫石流淌，叠瀑垂落、碎玉飞溅，叮咚水声轻和林间长风酿成一曲清幽恬淡的秋日乐章。历经春生的稚嫩、夏长的热烈，世间万物皆褪去烦冗浮华，在秋风秋雨的浸润中沉淀出沉稳温润的底色。秋日从不是凋零的终章，而是洗尽铅华后的沉淀，是褪去浮躁后的笃定生长。

行至永丰农文旅稻田公园，满目金黄，尽是岁月的厚赠。千亩良田翻涌层层金浪，秋风拂过，饱满的稻穗摇曳婆娑，簌簌作响，这是大地最质朴、最深沉的絮语。稻穗低垂，静沐秋阳，不矜不伐、不骄不躁，默默收纳春夏的雨露晨光、日月风霜，终成秋日累累硕果。远山含黛，长空

苹果熟了，牵挂远了

李娟娟

世间最深的深情，往往藏在烟火晨昏里，不必说轰轰烈烈的誓言，只在岁岁年年不离不弃的相伴之间。我的父母，相伴走过四十载光阴，平淡的柴米日常熬成岁月里安稳绵长的温柔。40年来，他们朝夕相守，从未经历过长久别离，直到今年7月，这份相守如常的日子第一次被悄然打破。

妹妹与弟弟两家远在他乡。弟弟新晋为人父，小侄子呱呱坠地，为全家添了新的欢喜，也让母亲踏上了远行的路途。为帮衬弟弟照料襁褓中的孩童，一辈子守着故土，从未离开过父亲母亲的，不得已远赴千里之外。从此，家乡的小院与山间果园便只余下父亲孤单的身影。

父母的性情向来一静一热，相伴半生，互为补充。母亲性子急躁，心里藏不住事，平日里总爱絮絮叨叨，满是细碎的叮嘱与念叨。可这份在旁人听来细碎的唠叨里，藏着她最质朴的温柔。几十年来，她把父亲的饮食起居照料得无微不至，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两人平时常会拌嘴，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起争执，但争吵来得猝不及防，消散也悄无声息，不出几日便和好如初。性格平和、沉默寡言的父亲，偶尔招架不住母亲的碎碎念，也会轻声辩驳几句。这般吵吵闹闹、相依相伴，便是他们40年婚姻最寻常的模样。

岁月流转，我们4兄妹早已各自成家，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。往后漫长

三老半日游古街

杨春熙文  田朝艳图

大半辈子与文化艺术打交道，每到一处，出于职业习惯，我总会格外关注当地的人文历史。近几年的夏天，我都在昭通避暑，对这里已有不少了解：陡街、清官亭、辕门口、抗战群雕、龙氏家祠、望海楼、迟家大院……这些地方我都一去过。

去年，我曾邀约友人前往昭通古城探访姜亮夫故居，不料遇上闭馆整修，扑了个空，心中一直怅然。今年刚到昭通，我便和先期抵达的学弟彭幼均相约：“等你们5人麻将组合到你轮空之日，便陪我同去古城探访姜亮夫故居，弥补去年的遗憾。”

8月16日，恰逢幼均老弟麻将轮休。上午他告知我今日可成行，我随即致电同窗金城薛兄，3人相约午后打车前往古城。

午后，我用高德地图打了一辆车，几分钟后3人乘车奔赴目的地。抵达故居门口，只见大门依旧紧锁。我注意到门上的铜质铭牌标注着馆长及上级监督人的联系电话，便当即拨通了昭通市博物馆馆长的电话。馆长告知，虽然当天是周日，但故居仍正常开放，只是现在未到开馆时间。

我查看手机，发现确实未到开放时段，是我们来早了。于是，我们便在故居旁一家售卖坛罐杂货的小店里静心等候。不多时，一位身着黑衣的中年女管理员赶来，我们3位老者也成了故居当天下午的第一批参观者。

步入堂屋，便是故居的核心陈列展区。我们3人怀着对国学大师的崇敬之心，依次细致观看、阅读四壁展板上的图片与文字简介，静心追溯先生的治学轨迹。

姜亮夫先生是20世纪20年代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子，深得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寅恪、赵元任4位导师真传，终成现当代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。他的学术成就源于三重根基：其一为深厚的家学渊源，其二为自幼聪慧、勤学笃行，其三为名师悉心垂教、倾囊授艺。梁启超先生专为其题写的赠联，便是师徒情深、学有所成的最好佐证。

但我发现，当下诸多宣传资料在介绍姜亮夫先生的师承时，往往只提及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寅恪3位恩师，有意略去赵元任先生，甚至把与姜亮夫先生学业关联不大、仅在毕业后才有少量交集的章太炎列入导师名单，以此隐去赵元任。想来，这大抵是因为赵元任先生早年远赴欧美，故而少有宣传提及。

事实上，姜亮夫先生日后能成为国内顶尖的声韵学大家，著述颇丰，其在声韵学领域的深厚造诣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代汉语声韵学奠基人赵元任先生的悉心教诲。

展厅正中立有姜亮夫先生的坐像。我们请管理员大姐帮忙拍照，3人分立坐像两侧留影，以此纪念此行。

姜亮夫故居坐落于陡街街尾，是一栋三柱四开门的临街老宅，总面积约200平方米。宅院格局规整，堂屋后一侧建有厢房，另一侧配有小天井。右墙下立有1米多宽、由整石凿刻而成的高浮雕鱼缸，缸身雕刻的人物场景取材于《三国演义》中的经典典故《煮酒论英雄》，雕工精细、线条灵动，细节耐人品味。

穿过天井，沿着石梯拾级而上，一侧是客厅，旁边附带两间卧